

佛像的小鎮

王德林 著



陝西出版集團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沸腾的小镇

王德林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沸腾的小镇 / 王德林著 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10.11

ISBN 978 - 7 - 80680 - 925 - 9

I. ①沸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4620 号

沸腾的小镇

作 者 王德林

责任编辑 陈 昕

封面设计 段天运

版式设计 李 荣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 - mail : tbyx802@163. com

tbwyzbb@163. 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54 千字

印 张 10.875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680 - 925 - 9

定 价 28.8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109

谨以此书
献给那些一心一意带领
乡亲们致富的人们

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，一段荒唐的岁月。荒唐的岁月衍生出许多荒诞的故事。它虽然已是遥远的过去，但是萦绕在心头的痛永远不会抹去。

历史在前进，光明就在前头。路，曲曲折折。一些人获得了新生，一些人沉沦于泥沼。这，就是人生。

作者

也算是序！

云卷云舒，何其自在；潺潺流水，何其清澈；深谷幽兰，又何其高洁！放眼沃野苍穹，自然中自然相，分明是无垠的朗朗！但就偏有那阴霾狂飙之时，摧得落红满地，将美撕得粉碎！使得人们不得不去颤栗地去面对：心灵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搏击和生命的惨烈！不信，请你走进这“沸腾的小镇”，随着女主人公田春媛艰辛的步履，去了解她那曾被任意肆虐的青春年华，那曾被人居心叵测算计的命运！

然而，更令人齿冷的是：那算计者竟是她曾经由衷尊敬的师长，诱她一步一步走进生命陷阱的说辞竟是：“你要无私奉献，要乐于助人！”

作者笔触细腻，硬是让一个年轻无助的弱女子，以自己的血泪剥下了伪君子的外衣。但是，任她怎样挣扎都无法守护最起码的尊严，即使甘做一个心理变态者的贤妻，甘做含屈忍辱的继母，都无法求得心中片刻的宁静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携着重新审视一切的摧枯拉朽的力量，不可阻挡地前行，也吹进了这漫漶恣肆的黄土川壑，人们迅速而准确地选择了自己利益的代表者。田春媛新生了，人生舞台的托举架将她高高举起，她痛痛快快地活了一番：活出了自己的真性情，活出了人生的大气象。她像那饱涨生命力的山野之花，极尽烂漫之势！在人生的轨道上充分地完成了真正的自我设计！她以自己的实力使得强、弱逆转，清、浊立现。高洁者本自高洁，猥鄙者本自猥鄙，小人物整出了大动静，好不教人为之感动，为之钦佩！

落日殷红，明朝定是绚烂满天。好风凭借力，弄潮儿赶上了好时候，愿这呵护生命尊严，释放创造力的时代，使一切的组合更加合理、更加有序、更加文明、使人民更加殷实幸福。相信这不是憧憬，而是正在靠近的明天！

老浪客

2010年11月8日



目 录

第一 章	方德仁鼓励后生	兰新年欲私说媒 / 1
第二 章	张疯子夜半施暴	田春媛道旁落阱 / 13
第三 章	田春媛逼入歧途	张疯子绝处逢生 / 22
第四 章	方德仁寻找春媛	李玉萍打探实情 / 29
第五 章	田春媛不幸怀孕	兰新年趁机献情 / 40
第六 章	兰新年长线钓鱼	胖迷糊短线捉奸 / 48
第七 章	兰新年图谋不轨	田春媛以命抗争 / 59
第八 章	兰新年化险为夷	张疯子傻占便宜 / 73
第九 章	胖迷糊大闹学校	张疯子行凶家中 / 80
第十 章	王南山天降馅饼	胖迷糊久逢甘露 / 94
第十一 章	田春媛逃出牢笼	兰新年求媛若渴 / 102
第十二 章	方德仁怜悯相助	田春媛喜觅坦途 / 109
第十三 章	田春媛更新产品	胡二秋借机相助 / 118
第十四 章	饮料厂眉目初现	胡二秋翻脸抢权 / 132
第十五 章	急上马兵分两路	靠组织柳暗花明 / 140
第十六 章	胡二秋设计乱厂	老村长妙招解围 / 147
第十七 章	田春媛事业发展	兰新年脚下使绊 / 163
第十八 章	兰新年釜底抽薪	田春媛当众破馅 / 177
第十九 章	村办企众星捧月	饮料厂优惠选才 / 184
第二十 章	兰爷予占卜阻拦	商业街改造定点 / 195
第二十一 章	兰新年下套设案	王南山上钩生烦 / 203
第二十二 章	组班子好梦成真	展宏图心想事成 / 214
第二十三 章	纸箱厂封门告急	木器厂夺权不安 / 222
第二十四 章	兰新年执掌大印	牛卫东无奈下台 / 231
第二十五 章	理化组拼搏高考	胡二秋宠幸得势 / 239
第二十六 章	田春媛宏图大展	王南山进退两难 / 249
第二十七 章	兰新年喜过生厌	张疯子复婚不安 / 258

目

录



· 沸腾的小镇

第二十八章	田春媛拒绝复婚	张疯子寻衅滋事 / 272
第二十九章	送习芳师生哀痛	劝德仁春媛动情 / 281
第三十章	兰新年民意飙升	方晓芳做媒事成 / 287
第三十一章	兰新年逼婚情殇	田春媛予教三娘 / 300
第三十二章	兰新年马失前蹄	胖迷糊失业下岗 / 312
第三十三章	兰新年锒铛入狱	方德仁长途探监 / 321
第三十四章	皇坡村飞速发展	田春媛重任在身 / 329
后记	/ 332	



第一章

方德仁鼓励后生 兰新年欲私说媒

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，发生过多少离奇的故事。有的可歌可泣，有的荒谬绝伦。眼下的几代人渐渐淡忘了那不堪回首，却万万不可忘却的岁月。在皇坡镇田春媛的心上，永远抹不去深深地砍在她心窝上的那一刀。那桩荒诞、畸形、扭曲的婚姻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在她的心窝里，血淋淋的，一插就是十七年。

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事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最高指示还在执行中，初高中毕业生依然还在上山下乡。属于农业户口的学生依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顺理成章地去当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田春媛也不例外，同样带着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火热情怀回到生产队，革命的烈火依然还在胸中燃烧；革命的勇气、工作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。学大寨，她一身泥巴一身汗，手上的血泡一个摞着一个；搞“革命大批判”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一个更深夜半又一个夜半更深，从无牢骚怨言。田春媛用自己勤奋能干的行动感染着周围所有的人，在生产大队的名气越来越大。谁都说田家出了一个好姑娘，是棵好苗子。大队书记说她是一匹风风火火的小



马驹，招人喜爱，有培养前途；左邻右舍的大婶们说，谁家要娶这闺女做媳妇，那就烧了八辈子高香了。老实巴交的父母承担着全部家务，让女儿尽情地表现自己，等待着将来有个好出息。

这几年工农兵上大学给不少人带来了希望。田春媛的心头也憧憬着自己的未来。一次同村同学李咏去皇坡办事，大街上碰见了老班主任方德仁老师，方老师顺便托李咏为田春媛带回一个条子。

田春媛同学：

今托李咏同学捎便条与你，希一阅。

毛主席说：“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……”目前，工农兵上大学已是好几届了，我希望你能有这个勇气，争取做一名工农兵大学生，将来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社会服务。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好学生，万不可丢掉书本不思进取。我和习芳老师曾多次提说过你，希望你能上工农兵大学进一步深造。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，需要复习或者复习资料尽管来找我们。

方德仁

1973年4月

田春媛端正着一碗玉米糁红苕饭和别人聊天，突然听说方老师捎来条子，急忙把碗放在地上，双手接过李咏递过的条子。还未打开，心头先是一热，两年过去了，方老师还在惦记着自己。她把折叠的信纸打开，急切地读起来，一颗激动的心就使热泪涌出了眼眶。田春媛早就有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，不过在她看来那只是一种幻想，近乎是一种奢望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她想做一名像方德仁、习芳老师那样有文化、有教养、受人尊敬的人。可是她

不知道怎样向他们去学习。毕竟这是她在学校时立下的誓言，现在再回忆过去，追忆往昔，心凉凉的，一切都显得力不从心。看到方老师捎来的信，田春媛一颗进取的心顿时得到无比的宽慰。回乡两年多了，看到别人一个个步入大学的校门，田春媛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有一个令她欣慰的转机。面对着方老师捎来的条子，田春媛的思想同时在激烈地斗争着：社员没有推荐，自己就急着找老师去复习，去寻求复习资料，是不是一种不想扎根农村的坏思想？大队和公社的领导知道了对我有什么看法？是不是违背最高指示？她又在问自己，是不是只有当农民才是最革命？思想才最好？干其他工作算不算革命？干有文化、有知识工作的人，是不是永远都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？田春媛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。她无法回答自己，懵懵懂懂地想上学的思想还是占了上风，她的答案是：三百六十行，行行不是都需要人干吗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工农兵学员？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干革命，去为人民服务？她下定了决心：找老师去！

“妈，您收拾锅碗，我去学校了。”田春媛放下饭碗马上就要去学校。

春媛妈说：“慌慌张张干什么？还不拿上两张菜票，到队上的菜地里卖点菜给你老师带上。”田春媛伸了伸舌头，高兴地跑向屋子，带了两毛钱的菜票，拿了摘棉花的土布幅子直奔菜地。韭菜、大葱、莲花白、小青菜装了一大包。

田春媛走进皇坡中学的大门，学校仍和几年前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她来到方德仁家，一敲门，习芳迎面出来，一看是田春媛，接过一大包沉甸甸的东西放在地上，一手就把田春媛拉到自己怀里，然后两手抓住田春媛的两个肩膀，自己向后退了一尺远，仔细打量着田春媛：“黑了。”她用自己的右大拇指刺了刺田春媛的左手心说：“手也粗了。不过，人好像壮实多了。”方德仁一看田



春媛的到来,什么话也没有说,从床底下拉出五六个纸箱子,里面全装着学生们扔掉的旧课本,有的面目全非,有的书角翘起来像煮熟的牛百叶,有的依然眉清目秀。方德仁、习芳帮着田春媛拣寻着完整一点的课本,凑够一套初中教材。方德仁说:“根据去年考试的卷面看来,这些足够了,有不懂的问题你就来找我们,适当为学习留一点时间。”

田春媛把菜顺便倒在地上,把书装进土布幅子里。方德仁和习芳一看地上一堆菜,高兴得不得了。习芳说:“春媛呀,你这孩子真有心,你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。春天蔬菜紧张,我们每天天不亮有一个人到蔬菜市场去排队,不一定能买上一把青菜,这下可好了,两个星期都吃不完。一共多少钱?”方德仁忙从口袋里掏钱。田春媛说:“二位老师见外了,过去在学校,中午饭断顿的时候,跟你们借三毛两毛的,你们从不让我还,这点菜哪能补上师恩呢?”

“这可不行,过去的事咱们不提了,就说今天。一元够不够?”方德仁说。

“方老师您让我犯错误呀?”

“到底是多少?一定要给,否则你就把菜背回去!”田春媛一看方老师那么认真,说:“那好,人民币两角。交钱。”

“这么多菜两毛钱,我不信,到底是多少不能说假话。否则今天你就走不了。”习芳说。

方德仁接着说:“就说是两毛钱,这中间有你们社员的福利在里面,我们不能占这个便宜。就拿一元吧。”田春媛一看真的走不了,提起幅子就向楼下跑去。习芳扛起自行车就下了楼。

习芳把田春媛直送到村头,谈了一路关于复习的问题。临别时习芳把一元钱硬塞进田春媛的口袋里,掉头上车消失在去皇坡的路上。

后来，田春媛多次补习数理化都得到方德仁和习芳的帮助。一晃又是两年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田春媛上大学的愿望总是实现不了。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老同学走进大学的校门，田春媛的心中泛起许多疑问。他们之中许多人的政治表现远比不上自己，工农兵学员怎么就总也轮不到自己头上。这是为什么？大、小队乃至公社的干部都表扬过她，她弄不明白这些领导都是铁石心肠，还是另有原因？

经人一打听，原来在太爷手里积攒了一点田产，到了爷爷手里，一个读书人，当起了小教员，土地租给别人种了，虽说没有发家，但是他老人家较能守业，家中总算有饭吃；父亲解放那阵在私人商号里当小学徒，同样把地租了出去。因此土改时家里定了“小土地出租”成分。“小土地出租”是有剥削行为的，在农村也算是高成分。在那口头上不唯成分实际上唯成分的年代，田春媛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。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即便“小土地出租”是高成份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属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？她想找公社，心里又怕。怕人家说是高成分子女闹翻案，她几次走到公社门口都没有胆量走进去。这一闷棍打得她几乎爬不起来。不甘示弱的田春媛把痛苦锁在心底，把生活的重担悄悄扛起来，最大限度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，用自己柔弱的双肩，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。委屈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；心头沉沉的压力，偷偷自己硬扛着；把心中的痛藏在心灵最隐秘的深处。但是，田春媛的心头这一块石头总也搬不掉，像影子一样缠着她总也甩不开，思前想后不知人生的路该怎么走。她躺在床上只要想起此事就无法合眼，侥幸地等待着有一个转机的未来。

几年来，不少女同学有了婆家。既然在农村革命一辈子，也应该想想自己的归宿。田春媛憧憬过自己的美好婚姻，暗中思忖



过自己心仪的好小伙。她又觉得不妥,因为她心里还存在着一丝希望,奋斗的勇气绝不会让它轻易泯灭。面对自己的人生,她不肯甘心。几个来家说媒的红娘看准田春媛的秀气和乖巧,纷纷为田春媛推荐好婆家,一一都被她堵在门外。她想,在失望面前不应该轻易认输,随便就倒下去。她使尽全身的力气站起来,带着人生的第一个创伤,扛着锄头继续去战天斗地,从不落在人后。队上的工作干完以后,晚上还要坚持复习功课到深夜,哪怕永远没有再上学的机会,还是不愿放弃,一颗不停骚动着的心还在侥幸地等待着未来。人消瘦了,脸上的红色消退了,心头的那股劲始终还是没有松。妈心疼得直掉泪,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能为力。

夕阳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,田春媛的心也在燃烧着。只要心不被烧焦,希望总在心头眺望着未来。下工的时间到了,焦灼的她拖着疲惫的身体,低着头,扛起锄头,无精打采地行进在田间的小路上。小说里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她也多次激动过,可是如今站在蓝天、白云下面,望着郁郁葱葱真实的大自然,她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的呼唤,更没有田园风光描写中画中人的那种陶醉。她低着头在想什么,似乎又没有想,脑袋木木的。正要过马路,一辆自行车驶过来停在她面前。

“春媛,刚下工?”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下了自行车主动给她打招呼。田春媛抬头一看原来是中学时教她们班语文的兰新年老师。田春媛应一声说:“兰老师,是您?”兰新年看见田春媛疲惫的样子,精神那样萎靡,心痛地说:

“看把人累成什么样子了,这样不行!总不能当一辈子农村知识青年,当一辈子农民吧?你的天赋和性格不应该是一个农民的材料,得想法改变自己的命运,你说对吧?”田春媛看看兰老师

低下头说：“我看是没有希望了！”兰新年接着说：“希望总会有的。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。再难的事，只要想办，就没有成功不了的。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总能选出一条可行的路线来。人要生存，要生活，追求美好是人性的本能。人不能总在悲观失望中折磨自己。冲过黎明前的黑暗，就是明媚的曙光。挺起精神来去寻求自己的未来吧，你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彼岸。要是你有兴趣的话，抽空晚上来学校家属院一趟，咱们一起商量商量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兰新年的一席话对田春媛来讲，像行进在沙漠里饥渴难耐的人儿，突然望见一汪淡水，又一次唤醒了她渐渐失望消沉的神经，看到了求生的希望。她喜出望外地要扑过去，急不可耐地饮上一口甘露。兰新年鼓舞人心的话，滋润着田春媛一颗干涸的心。她顿觉精神愉快，四肢有力。她怀着对兰老师感激之情，目送着兰新年远去的身影，直至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。这时她才把锄头扛在肩上向家走去。她边走边想，勾起对两年前学校生活的向往，昔日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脑际，形成一连串美丽的画卷。班主任方德仁老师对她的鼓励；兰新年老师对她批判稿的修改和润色；军宣队、工宣队对她的提拔和重用；同学们对她的支持和爱护，特别是那些调皮的男同学不知为什么，愿意听她的指挥令她至今深感自豪。那时她在年级里当副连长，真也威风过一阵子。谁不说田春媛是块当干部的料？她想，兰老师一定是帮自己复习功课，或者是向她传递招工或报考工农兵学员的消息。回到家，田春媛只给妈打一下招呼，带着对未来的希望，对前途的憧憬，拿着一个苞米面凉馒头兴致勃勃地去了学校。

去学校的路上，田春媛还在回忆着学生时代，甜蜜，思念，一股感恩在心头荡漾。方老师、习老师、兰老师还有李校长他们对她的关怀和培养令她至今难忘。那时候她无忧无虑，上进的激情



染红了她一颗炽热的心。入红卫兵、入团、入党是她不断追求的理想。文艺演出、运动会、搞“革命大批判”，各项活动她总是走在最前面，这一切在田春媛的心头充满了对学生时代的眷恋。走进学校的大门，四下张望，没有晚自习，教学楼内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缕亮光；校园一片寂静，没有往日晚自习前的那种喧嚣。正值晚饭时间，家属院里没有一个人影。上到二楼，兰新年一家正在吃晚饭。田春媛不期而至，完全出乎兰新年的意料，没有想到田春媛竟会来得这样快。兰新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一脸惊愕。兰新年的妻子老米，人称胖迷糊，是一个啬皮到家的女人，从来不会热情接待客人，多少年来兰新年已经习惯了她的为人，不刻意强求她为自己充面子。不等妻子动手，兰新年先手忙脚乱起来。又是打洗脸水，又是舀稀饭，又是拿馒头。兰新年老婆以异样的眼神看着兰新年，脸平平的，没有一丝表情。别看兰新年老婆不说活，内心鄙视着兰新年：至于在学生面前那样的热情殷勤吗？田春媛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盛情难却，在兰新年再三的催促下，田春媛只好吃了这顿饭。

饭后，兰新年拿着两个小板凳和田春媛来到操场。几年不见，一阵寒暄过后，兰新年向田春媛讲述找对象的事，这让田春媛感到十分意外。她没有想到兰老师会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，竟和自己的想象如此大相径庭。不过老师能这样关心自己，也算是一片心意。田春媛的心淡淡的，脸上，没有反应。

“我的老同学张风死了老婆，留下两个孩子，需要人帮助。这桩亲事我想来想去想到你。如今你们家的成分拖着你前进的步子，总得想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我们近郊已形成了一个有二十万人的卫星城，我们这里农村条件远比你们那里农村好多了。有社办企业、队办企业，国营大厂征用了社员的土地，国家要解决一部分农民的招工问题，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，完全有条件改变你面

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……人嘛，只要生活过得愉快，还不是一辈子！你说，是吗？”

田春媛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惊诧！这话兰老师也能对我说出口！作为一名有抱负有理想的女青年，田春媛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呢？近郊条件再好，一个黄花闺女就嫁这么一个家庭？就是为了能进队办企业？就是为了脱离农业劳动？这哪是哪的事呀！这兰老师也不掂量掂量就提亲说媒，哪家的大姑娘能接受了这种现实？田春媛心里不快，只是一句话不说。兰新年一看田春媛面带难色，自觉形势不妙，马上谈起张风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条件，谈郊区如何比乡下好。他要田春媛记住：什么是为人民服务，什么是一个团员的觉悟，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！

天渐渐黑下来，天上的星星已经出齐。偌大空旷的操场冷冷静静的，令田春媛的心紧收在了一起，有点怕人，情绪顿时显得些许的不耐烦。她急着要回家，兰新年的政治教育还在滔滔不绝的演说。心里怎么也听不进去，下意识地站起来，抬起头两眼直盯着天空。

“兰老师，天黑，没有路灯，我得回去，不然我妈又该骂我了。”田春媛无奈地告诉兰新年。

“不用怕，我送你。我只是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这也是考验你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。”

田春媛实在不想再听了，说了声：“老师，我走了。”就向校门外走去。

兰新年急急忙忙跑上楼，只见老婆爬在走廊栏杆上向操场张望，一看兰新年上了楼，热讽冷嘲地说：“唉！没出事吧？一个大姑娘家有什么好谈的？非要黑灯瞎火，非要在无人的大操场？躲在操场的树下面鬼都看不见，你就行个好吧！”火药味里加着浓浓的酸味，烧辣辣酸溜溜地喷向兰新年的耳际。兰新年理也不理老